揅經室集

揅經室續二集

黃河海口日遠運口日高圖說

黃河挾泥沙入海一歲之中泥沙多不可量此泥積墊於海口愈積愈多愈墊愈遠攔門沙亦愈推愈遠益必然之勢也乾隆初年之海口非康熙初年之海口矣嘉慶初年之海口非乾隆初年之海口矣益遠數百里矣今又三十餘年而清黃交會通漕之處則未尺寸移故地也然則運口昔日清高於黃今常黃高於清者豈非海口日遠之故乎夫以愈久愈遠之海口行陝州以東之黃水自中州至徐淮二府逐

里逐步無不日加日高低者墳之使平坳者墳之使仰此亦必然之勢也而湖水之堰則不能再加高此亦一定之勢也如此而欲數千里平行之黃水獨在徐淮一帶獨高刷使深而且低再仰而出於海口竊憂其難矣譬如樓梯斜上十三層梯脚占地一丈如乾隆初海口其第十層離地高三尺如戊癸今於梯脚接添三層梯如運口乙

壬
庚今海口
己嘉慶初年海口
戊乾隆初年海口
丁
丙
乙
今運口
此運口今未改地步

十六層使梯勢不陡必多占二尺餘地矣如今海口如庚癸是其第十層離地者必加高尺許矣如今運口丁何也梯𫎇占地遠也遠之一字今言河者皆未言及私心揣測聊爲圖以觀之

道光七年記

河南陝州 甲 勾 癸地心 股 辛

此乙辛一線乃洪澤湖水平水二百年以來高低大致

此壬癸一線乃地平

陝州以東河流合勾股弦說

凡水行於山石不平之地隨地形爲高低也若黄河出陝州之後由陝州以至海口數千里之遠數百年之久必平無高低如弦之直矣何也地勢本平而沙填又久也故自河南至淮南海口則日墊日遠河身必日加日高低者填之使平坳者填之使仰如弦之直如準之平矣加以屢次決口屢次挑爲引河少有丈尺之高坳者亦無不平矣此合乎勾股弦矣右圖癸東股也甲癸勾也甲壬弦也股與弦同此日加日長而獨欲使丁之弦屈曲低落如丙乙之舊使乙水

例出於庚此斷斷不能之勢也此理易明人所共曉尺幅之間此理此數千里之遠亦同此理同此數也葢測天測地未有勾股直而弦曲者亦未有大股已加長改位而弦不加長改位者如戊改庚乙改丁

擬儒林傳稿凡例

一史漢始記儒林宋史別出道學其實講經者豈可不立品行講學者豈可不治經史強爲分別殊爲褊狹

國朝脩明史混而一之總名儒林誠爲盛軌故今理學各家與經學並重一併同列不必分歧致有軒輊

一各儒以
國初爲始若明人而貳仕於
國朝及行止有可議者皆不得列入
一
國朝百餘年來
聖化所涵學人輩出天下之大山林之僻學者萬千
今僅列百數十人雖示謹嚴恐有掛漏如同館諸友
所見者不妨酌補
一次序以顧棟高爲始者因
高宗純皇帝諭辦儒林傳奉爲緣起也此外則以年

分相次

一凡各儒傳語皆採之載籍接續成文雙注各句之下以記來歷不敢杜撰一字且必其學行兼優方登此傳是以多所褒許以見我

朝文治之盛至於著述醇疵互見者亦直加貶辭此外私家狀述涉於私譽者謹遵館例一字不錄至於各句雙注將來進呈

御覽時應否刪去候總裁核定

一唐曹憲在隋曾爲秘書學士唐貞觀中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政大夫入唐書儒林傳元金

履祥當宋末襄樊兵急履祥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莫能用元德祐初起爲史館編校辭弗就入元
史儒林傳
欽定續通志儒林傳熊禾宋咸淳進士寧武州司戶參軍入元不仕胡三省宋寳祐進士入元不仕馬端臨宋丞相廷鸞子蔭丞仕郎宋亡入元不仕皆蒙
欽定列入元代儒林傳今查湖南王夫之前明舉人在桂王時曾爲行人司行人浙江黃宗羲前明布衣魯王時曾授左僉都御史明亡入我
朝皆未仕著書以老所著之書皆蒙收入

奏　十八年五月十三日

恩准開缺致仕謝摺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　因病軀難以供職懇請開缺休致本月十三日奉

上諭大學士阮元由翰林洊陟封圻敭歷中外經朕簡任綸扉綜理部務盡心職守清慎持躬前因病請假復經具摺籲懇解職朕疊予假期俾資調養茲復奏稱老病日增醫治未能速效力請開缺情詞肫切若再慰留伊心恐曠官轉難調攝非所以示體恤阮

元著准其開鈌以大學士致仕加恩賞給半俸用示
朕優待耆臣至意欽此聞
命之下伏地叩首感激涕零竊臣班叨槐棘景迫桑
榆久逾致仕之年本難奉職況值積痾之後益恐誤
公乃因老病之纏綿上荷
宸衷之鑒察准其開鈌
予告退休
恩覆幬以如天心感惶而無地伏念臣幸遇
昌期深蒙
渥眷備員

綸閣既襄贊之未能忝任罍圻復撫綏之乏術有負
栽成於
九陛徒蒙培養於
三朝兹以瀕貰哀孱仰沐
楓宸體恤原銜
寵給仍邀黃閣之榮半俸叨支倍切素餐之懼從此
衡茅戀
闕長向念於
大廷或亦骸骨餘生冀少延於
盛世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回籍日期摺
奏爲奏
聞事竊　臣　蒙
恩准予致仕並邀
賞食半俸優示體卹仍
命調攝　臣　感沐
鴻慈俞肌淚髓現在足疾仍未痊愈右腿出水過多

浮腫酸痛行步甚難精神衰弱及此尚能食息擬於
八月二十七日起身由水路回籍調理惟是身離
闕下心向
日邊依戀之情縈於寤寐伏念
聖主恩重如山涓埃未報撫躬循省寸分不安所有
微臣回籍日期理合具摺陳明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十八年八月十九日
謝
恩晉宮太保在家食俸摺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大學士阮元歷歷中外宣力五十年清慎持躬
克盡職守前以年邁多病再三懇請解職已俯如所
請准其致仕在家支食半俸茲據奏明擇定行期朕
心彌深眷注著加恩晉加太子太保銜從茲怡志林
泉善自靜攝俟辛丑年朕六旬萬壽慶辰屆時身體
康健卽行來京祝嘏以慰廑念欽此竊臣　猥以菲材
忝居高位渥承
簡畀受

三朝雨露之施未答涓埃無一得芻蕘之獻撫躬循
省時切悚惶兹以老病纏淹蒙
恩致仕歸期初卜
溫諭重聞貺叨
天祿之遙頒更荷
宮銜之特晉
鴻慈疊被冀蘇病骨於秋風蟻悃難忘盼效歡呼於
來歲此日言歸梓里衡門常被
恩榮他時再覲
楓宸

壽寓同伸舞蹈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揅經室續三集

荀子引道經解

荀子此篇言知道者皆當專心壹志虛靜而清明不爲禍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機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元按後人在尚書內解此者姑勿論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則曰舜身行人事而處以專壹且時加以戒懼之心所謂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滿側皆獲安榮此人所知也舜心見道而養以專壹在於幾

微其心安榮則他人未知也如此解之則引道經及明君子二句與前後各節皆相通矣楊倞謂危之當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懼蔽於欲而慮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元謂榮爲安榮者荀子儒效篇曰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據此則荀子常以安榮與危辱相對爲言此篇言處一危之其榮滿側若不以本書儒效篇證之則危榮二字難得其解矣故解道經當以荀子此說爲正非所論於古文尚書也又考道經者黃老古說也此等古說周漢之閒尚多存者故大戴

記武王踐阼篇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師尚父曰在丹書尚父西面述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然則荀子戴記所謂道經道書者皆黃老之古說與今老子五千言又少異且虞書尚無者字何况黃帝之時然則此書亦周人所託耳

塔性說

東漢時稱釋教之法之人皆曰浮屠而其所居所崇者則別有一物或七層九層層層梯闌高十數丈梵語稱之曰窣堵坡見後魏碑及妙法蓮華經音義唐以來詩文家稱之爲浮圖誤也此

浮圖家之傑構即今之塔不可直稱曰浮圖晉宋姚秦間翻譯佛經者執此窣堵坡求之於中國則無物無文字以當之或以類相擬可譯之曰臺乎然臺不能如其高妙于是別造一字曰塔以當之說文無塔字塔字始見于葛洪字苑玉篇等書絕不與臺相混塔自高其爲塔而臺亦不失其爲臺至于翻譯性字則不然浮屠家說有物焉具于人未生之初虛靈圓淨光明寂照人受之以生或爲嗜欲所昏則必靜身養心而後復見其爲父母未生時本來面目此何名耶無得而稱也即有梵語可稱亦不過如窣堵坡徒有其音而已晉宋姚秦人翻譯者執此物求

之於中國經典內經典釋文所謂典者老莊也有一性字似乎相近彼時經中性字縱不近彼時典中性字已相近莊子性字本是天生自然之物駢拇馬蹄之喻最爲明顯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謂之蒙蔽之民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是莊子此言復性謂復其自然也晉人讀老莊者最重自然故與佛所謂性相近也李習之復性書之復初則竊取佛老之說以亂儒經顯然可見也于是取以當彼無得而稱之物此譬如執臺字以當窣堵坡而不別造塔字也所以不別造字者此時中國文人已羣崇典中之性字就其所崇者而取之且若以典中性字之解不若釋家無得而稱之物尤爲高妙典中之解性字未盡其妙也然而與儒

經尚無涉也唐李習之以爲不然曰吾儒家自有性道不可入於二氏於是作復性書其下筆之字明是召誥卷阿論語孟子見余所著性命古訓內从心从生之性字其悟于心而著于書者仍是浮屠家無得而稱之物此譬如今人以塔爲西域夷人所居甚卑屏之而其所造所居所崇者必以臺且曰此毛詩內文王之靈臺月令內高明之臺皆古人禮法之所構造吾所居所崇必以此及問以爾臺何形則曰高妙之至七級九級六窗八窗欄杆齊雲相輪耀日嗚呼是直以塔爲臺曰崇古臺而心炫西塔外用臺名內用塔實也

是故翻譯者但以與中性字當佛經無得而稱之物而唐人更以經中性字當之也佛經明心而見之物原極高明淨妙此與莊子復初之性已爲不同與召誥孟子之性更相去萬里特惜翻譯者不別造一字以當其無得而稱者而以與中性字當之不及別造塔字之有分別也

復性辨

莊子繕性篇曰繕性于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蒙蔽之民又曰堯舜始爲天下與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

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元讀莊子未嘗不歎其說爲堯舜孔顏之變局也彼所謂性即馬蹄天放也即所謂初也以天放爲初而復之此老莊之學也唐李翺復性之書即本之於此而反飾爲孔顏之學外孔顏而內老莊也內莊已不可矣況又由莊入禪乎文與博正是周孔顏曾之學而莊子以爲滅溺無以復性之初然則禪家不立語言文家儒家借良知爲宗旨非以莊子此說爲祖乎周孔顏曾之學首重文博後人才力淺弱不能文不能博有復初之一說焉可以

不讀書日安佚而其名愈高孰不樂趨之此亦如六朝佛典大繁釋家別開禪學可以不說一切經而面壁見性也

書東莞陳氏學蔀通辯後

朱子中年講理固已精實晚年講禮尤耐繁難誠有見乎理必出于禮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禮也五倫皆禮故宜忠宜孝卽理也然三代文質損益甚多且如殷尚白周尚赤禮也使居周而有尚白者若以非禮折之則人不能爭以非理折之則不能無爭矣故理必附乎禮以行空言理則可彼可此之邪說起矣

如朱子議與趙紘等不合朱子晚年與李季章書曰累年欲修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又曰熹今歲益衰足弱不能自隨兩脅氣痛攻注下體結聚成塊皆前所未有精神筋力大非前日之比加以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決不能復支久矣所以未免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卒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却亦可以瞑目矣答應仁仲書云所喻編禮如此固佳

然卻大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
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目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答
葉味道書云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
究竟此事也又答李季章書云國君承祖父之重康
成注賈疏其義重備若已預知後世當有此事者按朱子所據者乃禮記喪服小記不繼祖與禰句下孔疏引鄭志荅趙商之文故朱子有向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斷決之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不誤而此書以爲鄭注賈疏則又涉及儀禮喪服傳父爲長子三年句下疏文也憸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飾邪說以蔽害
之甚可歎也又庚申易簀前一日與黃直卿書云喪
禮詳畧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附案一

面整理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此朱子一生拳拳于君國大事聖賢禮經晚年益精益勤之明證確據若如王陽明誣朱子以晚年定論之說直似朱子晚年厭棄經疏忘情禮教但如禪家之簡靜不必煩勞不必悽黯矣適相反矣然則三禮注疏學者何可不讀蓋未有象山篁墩陽明而肯讀儀禮注疏者也其視諸經注疏直以爲支離喪志者也豈有朱子守孔顏博文約禮之訓而晚悔支離者哉此清瀾陳氏所未及亦學海堂諸人所未言者故特著之

學蔀通辨序

道光八年春粵中學人寄學蔀通辨來滇請序元謂此書

四庫全書目錄載在子部儒家注云

內府藏本是此書曾為

內府所藏而非外省所進也此書專辨朱陸異同推尊朱子

四庫書提要曰朱陸之書具在其異同本不待辨王守仁輯朱子晚年定論顛倒歲月之先後以牽就其說固不免矯誣然建此書晨痛詆陸氏至以病狂失心

目之亦未能平允元於東園清暇重加披閱遵提要之言手將病狂失心等語加以删削而還之蓋除此所删則皆表章正學之要言即有過激之論無非欲辨朱子之誣粵中學人固當知此鄉先生學博識高為三百年來之崇議也

文韻說

福問曰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據此則梁時恒言有韻者乃可謂之文而昭明文選所選之文不押韻脚者甚多何也曰梁時恒言所謂韻者固指押脚韻亦兼謂章句

中之音韻卽古人所言之宮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
福曰唐人四六之平仄似非所論于梁以前曰此不
然八代不拘韻之文其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詠歎
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詩騷而後莫不皆然而
沈約矜爲剏獲故于謝靈運傳論曰夫五色相宣八
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
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
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
靈均以來此秘未覩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
于理合匪由思至又沈約荅陸厥書云韻與不韻復

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休文此說乃指各文章句之內有音韻宮羽而言非謂句末之押腳韻也即如雌霓連蜷霓字必讀仄聲是也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亦祇論章句中之平仄不復有押腳韻也四六乃有韻文之極致不得謂之為無韻之文也昭明所選不押韻腳之文本皆奇偶相生有聲音者所謂韻也休文所矜為剏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於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于意匠也豈知漢魏以來之音韻溯其本原亦久出于經哉孔子自名其言易者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

焉卽如濕燥龍虎覦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顚倒若改爲龍虎燥濕覦卽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于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卽無聲音矣此豈聖人天成暗合全不由于思至哉由此推之知自古聖賢屬文時亦皆有意匠矣然則此法肇開于孔子而文人沿之休文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正所謂文人相輕者矣不特文言也文言之後以時代相次則及于卜子夏之詩大序序曰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又曰長言之不足則嗟歎之鄭康成曰

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主文
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
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孔子文言之義益明矣蓋
孔子文言繫辭亦皆奇偶相生有聲音嗟歎以成文
者也聲音即韻也詩關雎鳩洲逑押腳有韻而女字
不韻得服側押腳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
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于韻合匪由思至哉
王懷祖先生云三百篇用韻有字字相對極密非後
人所有若如有瀰有鷕濟盈雉鳴不求濡其牝牡鳳
凰梧桐鳴矣生矣于彼于彼高岡朝陽菶萋雝雝萋
萋喈喈無一字不相韻此豈詩人天成暗合全無意
匠下其間哉此即子夏所
謂聲成文之顯然可見者子夏此序文選之亦固

其中有抑揚詠歎之聲音且多偶句也鄉人邦國偶一風教偶二為志為詩偶三手之足之偶四治世亂世亡國偶五天地鬼神偶六聲教人倫教化風俗偶七八化下制上偶九言之聞之偶十禮義政教偶十一國異家殊偶十二傷人倫哀刑政偶十三發乎情止乎禮義偶十四謂之風謂之雅偶十五繫之周繫之召偶十六正始王化偶十七哀窈窕思賢才偶十八其偶之長者如周公召公即比也後世四書文之比其下此 綜而論之凡文者在聲為宮商在色為翰藻即如孔子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嗟歎成文之祖子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韻性情排偶之祖吾固曰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韻字不見于說文而王復齋楚公鐘篆文內實有韵字从音从勻許氏所未收之古文也

然則今人所便單行之文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沉約之說或可橫指爲八代之衰體孔子子夏之文體豈亦衰乎是故唐人四六之音韻雖愚者能效之上溯齊梁中材已有所限若漢魏以上至于孔卜此非上哲不能擬也乙酉三月閱兵香山阻風舟中筆以訓福

學海堂策問

儒字造字之意何在儒名始於何代儒行始於何時魯孔子時顏曾諸賢之儒行所尊尚者何等事所講習者何等事其大指何在當細繹魯國聖賢言行在

孝經論語大小戴禮記諸經經文內者以求儒之正本大原而釋之至於荀楊及漢唐宋各家之說且不必涉及不必辨論

自東晉劉宋至隋兼北朝其間經史諸學皆是極精極博極明敏之時南北朝人學力之專之銳之深非後人所能窺企中唐以後人蔑視六朝不知唐初諸經正義及敕修諸史無不本於南北朝人或攘或掩實存而名亡後人於南北朝之書多不能解即如陸法言等之音韻分部幸爲中唐以後人所不能解故未經攘亂韻學自國朝顧江戴段諸君始明古法窮極精力然皆久在陸法言等所定範

圖之中　其餘如二劉熊徐等之於經疏呂忱李登等之於小學庾蔚之崔靈恩等之於禮服徐廣臧榮緒姚察等之於史傳皆非唐人所能及唐初人猶讀南北朝人之書天寶後知其學者鮮矣試論而表章之

今大小西洋之麻法來至中國在於何時所由何路小西洋即今港脚等國在今回疆之南古天竺等處元之回回麻是否如明大西洋新法之由廣東海舶而來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國之由疏而密但孰先孰後孰密孰疏其創始造麻由今上溯若干年準中國之何代何年西法言依巴谷在漢武帝周顯

王時確否六朝番舶已與廣東相通故達摩得入中國中國漢郄萌已有諸曜不附天之說後秦姜岌已有游氣之論宋何承天立强弱二率齊祖沖之立歲差等法皆比漢爲密與明來之大西洋新法相合是皆在達摩未入中國前也至於唐時市舶與西洋各國往來更熟元之回回法明之大西洋新法如是古法何以不來於唐九執法之前九執法又自何來且西洋又何以名借根方爲東來法也其考證之

唐宋人每輕視漢魏六朝人以爲無足論無論宋齊疏義斷非唐以後人所能爲即如邵公之爲人絕無

可議其學如海亦非後人所能窺公羊之學與董子繁露相表裏今能通之者有幾人哉不能通之而一概掃之可乎試爲漢何邵公贊

四書文話序

唐以詩賦取士何嘗少正人明以四書文取士何嘗無邪黨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皆歸于正下等之人無論爲何藝所取亦歸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囿之則其聰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誦習惟程朱之說少壯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裨于世

道人心者甚多勝于詩賦遠矣唐宋詩話多文話少
而明以來四書文話更少非無話也無纂之者也余
令學海堂諸生周以清侯康胡調德纂之諸生共議
分二十四門編之一原始二功令三格式四法律五
體裁六命題七程文八稿本九選本十墨卷十一社
稿十二元鐙十三名譽十四考核十五師承十六風
氣十七興廢十八流弊十九起衰二十假借二十一
呰毀二十二談藪二十三軼事二十四五經文雖未
甚精詳然已積卷帙矣錄成一部一存粵東學海堂
一攜歸江南益江南遺文舊說爲嶺南所無者尚多

俟再令家塾子弟補成之時甲申冬日

摹刻詒晉齋華山碑全字跋

嘉慶十四年余摹刻漢延熹華山碑未翦本於北湖祠樓其右方缺石一凷全缺者七十八字半缺者三十三字因以家藏歐陽文忠公華山碑跋墨蹟摹補於缺空處俄入京師得見成親王所藏已翦本雖無碑額題名而余碑缺字彼皆未缺遂借鈎入未翦本缺空處道光三年在廣州購端州巨硯材復摹刻成親王本未缺之字及後銘詞內民說二字同置祠樓若兩石並搨遂成全碑矣好古者以兩搨本翦補合

裝爲一碑可留歐公書而分裝之亦可

兩浙金石志序

余在浙久遊浙之名山大川殆遍錄浙人之詩數千家成兩浙輶軒錄刻之訪兩浙帝王賢哲之陵墓加以修護成防護錄刻之以其餘力及于金石刻搜訪摹搨頗窮幽遠又勸成兩浙金石志一書爾時助余搜訪考證者則有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諸君子許周生兵部宗彥亦多考訂增益且錄全槀以去匆匆十餘年矣道光四年粵中有鈔本十八卷校原槀文有所刪鐫鼎錢印之不定爲浙物者亦多所刪然亦

簡明可喜李鐵橋廉舫濬率浙人之官于粵者校刻之不兩月而工畢今而後藏板於浙印書通行使古金石自會稽秦石刻以下迄于元末皆著於篇好古者得有所稽不亦善歟夏五月望日書於嶺南節院之定靜堂

宋搨醴泉銘殘字跋

凡六朝唐人之碑別有一種筆力良由製筆之工尚存古法今世之筆特湖州工人所造便于松雪筆法耳于北朝隋唐之碑直是不合試細觀此碑筆皆用何等柱豪何等裹毛精思巧製若得此等筆則古書

法不亡矣

與學海堂吳學博蘭修書

自陸灋言等定四聲韻為二百六韻之後唐人作詩賦幷窄為寬沿至今衹一百六韻矣以今韻為今詩文則可若作古賦詩辭而用今韻不今不古識者哂之至於唐宋以來獨用通用淺人所為已鮮依據或且臆以時俗土音動輒亂用直似以元人劇曲之韻擬唐人為律賦更不如今一百六韻矣豈有不明音韻篆文訓詁能上擬相如子雲者哉即如昌黎進學解韻臆用無法世罕知其謬者然則將奈何因思古韻之分合近惟金壇段

氏若膺六書音均表十七部爲善如之脂支咍四韻唐人皆幷爲四支合用孰知羣經楚辭皆斷分三部絕不相混文選亦分不通用乎高郵王懷祖先生精研六書音韻欲著古音一書因段氏成書遂輟筆

余三十年前郎聞此論

然其分廿一部甄極詩騷剖析豪芒不但密于段氏更有密于陸氏者于屢欲幷廣韻而以古音分部使便於擬漢以上文章辭賦者取用之迄未暇爲之計學海堂中年兄深究古音竭就段氏精審之而進以王氏之學定爲古韻廿一部以羣經楚辭爲之根柢爲之圍範庶無隔部牽用之謬乎或曰

漢晉文章之韻已有出此圍範者奈何以此限之荅曰漢晉文章齊梁之韻雖寬而之支脂等韻未曾通雜若學漢晉文辭而更能謹守此漢晉以上之韻取法乎上撥亂韻而反之正不更善乎況以今韻一百六韻而并爲廿一部已寬之至矣學者亦何憚而不用此韻哉年兄試再與堂中林曾楊諸子商榷寫定

即如廿一部至質須在各韻中將各字提摘而出而刪去彼韻之字

即可在堂中棐板成帙不過數萬大字即可嘉惠學古之士子雖老亦樂得觀之且可以分授家鄉子弟矣庚寅閏月

虞山張氏詒經堂記

唐人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然則人生所見數十年耳將欲使後人見今如今人見古傳聖賢之事記文史之詳殆非書不可虞山張氏金吾世傳家學代有藏書不但多藏書至八萬餘卷且撰書至二百餘卷不但多撰書抑且多刻書至千數百卷其所纂箸校刻者古人實賴此與後人接見也後人亦賴此及見古人也是詒經堂詩史閣求舊書莊諸地皆羅列古今人使後人共見之地也此於古今人謂之有功於已謂之有福夫遺子金不如詒經猶徒爲一家讀書計耳曷若以書公之天下後世乎世之有金者無

所不為獨不肯用之於書若是者謂之無福若在己無學術焉則雖有之肯之亦無能用之若是者亦謂之無福雖然福不可擅也福雖不可擅而有功以補之則其得此福而居之也豈不宜哉因詒經堂主人求記而論之如此

金子青學蓮詩集序

己丑春子青子以詩集寄滇南元於東園暇日往復披讀如見久別之友且益慨然於其才與遇也子青子詩驚采絕豔宛委沉鬱兼慕唐之三李而得其神理長吉短命而子青則甚壽義山坎壈且有毀而子

青爲名門之壻處節使之幕恬淡不干榮利有譽於時太白得入翰林而子青無官然太白仙才固不以翰林重且今人讀唐人詩者無不醉心於義山而於令狐氏則無聞焉文章之事固有不能以位競者歟子青子何慍焉子青近年之集皆客隱於竹西草堂所作也元竹西人也弱冠後惟持服三年居竹西計子青子詩之在竹西者前後數十年湖山登眺交遊贈答讀其詩憶其地懷其人豈能無故鄉舊友之感哉韻語一函長江萬里年如逝水思切停雲聊寄數言以慰此情云爾

終

一切經音義跋

齊釋道惠爲一切經音義其書不傳傳者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其中引證古書如鄭康成尚書論語注三家詩賈逵服虔春秋傳注李巡孫炎爾雅注等書極其精博學者寶之其中古字古義皆蓮社慧遠雷次宗諸人用經典中文字翻改佛經之確據試問西域梵字經中有用古詩書春秋倉雅者耶卽如華嚴音義內有曰頭醫鑽仰無所適莫者有曰洪纖得所修短合度者觀此而猶不悟一切經爲中國儒者文人之所改易潤色不亦不慧乎然而去禪尚遠禪則

惡棄音義如土苴矣是故釋家爲音義音義中尚有倉雅禪家爲語錄語錄中但有俚言如栢樹子乾矢橛無古文字矣

石畫記序

古罕石畫元微之石硯屏詩始有濃淡樹林分之句歐陽永叔有山松石屏蘇子瞻有月石風林硯屏皆虢山石狄詠有雪林石屏清異錄載玉羅漢石屏皆非滇石雲林素園兩石譜皆晨嶽之類惟陳眉公妮古錄有石屏如董巨之畫名曰江山晚思此或是大理石歟今雲南大理府點蒼山第十中和峯之腰出

友石明時見重於世者以大屏大案白質黑章爲貴
崇禎時徐霞客遊記親至大理見淨土庵七尺山水
二大石又云第八峯新石之妙大空山樓間徑二尺
者五十塊俱妙著色山水李曰華六硯齋二筆有云
環列大理石屏有荆關董巨之想乾隆初高總制其倬
又分雲水雪月淺綠微黃諸目是著色山水滇中久
有之何罕傳於江湖乎今之所產著色者亦多山民
采賣賴以爲利者千百人其石色備五采氣若雲水
較吳裝畫法更渾脫天成非筆墨所能乃造化所成
也余到滇數年以來所見不少已如雲烟過眼又於

到點耆時張氏蘭坡爲余親至石屋選買數十幅間有題詠或持贈戚友或兒輩乞去又蘭坡諸公在省肆買石各請品題余擇其得古人詩畫之意者不假思索隨手拈出口授指劃各與題識付蘭坡暨姪輩會或鐫或記半不憶爲誰之石否則各石雖有造化之巧若無品題猶未鑿破混沌且記書畫之書雖多未挪此格余曾見宋元眞跡數百種亦未見此格也其未經余見而不得品題者更不知幾何此亦如人才不遇知己殊可惜矣昔歐陽永叔梅聖俞蘇子美蘇子瞻范純甫皆有月石風林硯屛詩吟賞不已是

其意趣遠於俗情今之石勝於宋石更惜歐蘇諸公未見耳

毘陵呂氏古甎文字搨本跋

曩余在浙得漢晉八甎聚之一室爲八甎吟館後數十年又得數甎除五鳳天册無甚佳者歲丙申四明教授馮柳東通家寄示所刻浙江甎錄四卷乃知近三十年浙東西出土古甎之多丁酉夏呂堯仙佺孫庶常自其嚴君四明郡署來京購獲古甎甚多搨本四册自漢吳晉宋以至唐宋披玩之餘喜不釋手古甎自洪文惠始著於錄乾隆間張芑堂亦摹刻於金

石契中今呂氏四册奚翅倍蓰堯仙於拓本文字考其年歲合之史籍古地古官多所印證引檀弓之塈周顏氏家訓之燒塼尤爲精博詳審且晉宋閒隸體如聚書手在於目前矣王著所摹晉帖余舊守無徵不從之例而心折於晉宋之甎爲其下眞跡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試審此册內永和三六七八九十年各甎隸體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寫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隸字尤爲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當是羲之之族何與蘭亭絕不相類耶堯仙知古者也試共商之

永和六年八月一日丙氏
康戊歲

晉永和七年大歲

永和九年十月

羅茗香四元玉鑑細草九式序

嘉慶間予得元大德朱世傑四元玉鑑三卷進呈

聖鑒蒙

賜收入秘書予以副鈔本屬何君夢華付之李君尚之署演其法李君遽卒吾鄉羅君茗香士琳乃取此書各段演全細草又於四草外演爲九式一卷以盡發朱氏四元之意精思神解貫徹古今矣羅君不但九數精通抑且六書明徹文章雅麗絕似初唐駢體清才銳識愧我相知之晚也昔元朱松庭嘗遊廣陵學算者雲集若松庭見此所演相悅何如然則羅君在

廣陵卽今之松庭矣

重修滇省諸葛武侯廟記

滇省五華山武侯祠堂中惟中間有武侯一象祠亦久不修嶄朽壞矣余於道光十五年春重修之余謂漢時從武侯在滇立功者宜從配祀乃滇廟非蜀廟也遂增設左右二龕右塑二象東面西向爲漢興甯侯建甯太守庲漢將軍領交州刺史李恢舊威將軍博陽侯牂牁太守馬忠西面東向爲陽遷亭侯雲南太守呂凱隨丞相南征駐安上縣遙領越嶲太守龔祿又於門塾左右塑三像北向立西封領軍建甯爨

督東擒降後封御史中丞朱提孟獲降後封將軍朱
提孟炎改書正中眾主曰漢丞相南征至滇諸葛武
鄉侯位乙未二月工畢

汪容甫先生手書跋

汪孟慈戶部喜孫奉其考容甫先生上謁東墅師書六
紙卷請題識元展之有感於師友在昔之情今五十
餘年矣此內情事元知之久昔東墅師督學江蘇識
拔學人得容甫先生極賞重之先生學與文在彼時
交游間相知者不過劉端臨先生等數人餘皆不能
知先生先生性眞率每簡之以故時人毀之先生益

簡之不諧於人會丁酉拔貢之年自學官以下無不毀先生於學使前師曰汪中即爲渾沌窮奇檮杌饕餮吾亦拔之先生每有古文章必呈師師皆深賞之且語人曰吾之上容甫爵也若以學吾於容甫北面矣嗚呼今有如先生之學者耶有如師之能識其學心好彥拔者耶師在

上書房年節例以紙研之類進於

御前每屬先生覓之故書內云然書中稱　阮封君者先大夫也元在京官詹事時先生在揚州常與先大夫相見且書內云阮門生之父忠信家諱人也讀

之有餘感焉元於乾隆四十七八年間識先生於揚州常與凌仲子先生諸人同泛舟平山先生議論經史風發泉涌又曾得見先生校大戴記初稿入京後遂不相見及元赴浙江督學時先生已卒乃於嘉慶初得先生述學稿合孔撝約先生錢溉亭先生三人書刻於杭州道光初又合先生各著作彙刻入

皇清經解內矣元老入京師孟慈亦常相見孟慈之學大得父教而其不諧於俗亦畧有父風但余許之曰孝何也凡容甫先生所著書內片言隻字余與孟慈言孟慈無不析及精微心知其意又於先生手蹟

斷簽敝紙無不寶而尊之若此子弟之佳有如此者乎丁酉九月

闕里孔氏詩鈔序

風雅頌三百篇若非孔子於春秋時定之則必不能全傳於後世然則百世之詩皆洙泗教也

伯魚過庭受學詩之訓且爲周南召南然則闕里家庭世世皆當學詩更爲家教矣繡峯先生爲至聖七十二代孫勤學善詩在大宗近今二百年輯錄詩九十餘人足以見溫柔敦厚之風藹然聚於一

門其間如東塘據約諸先生有經史文章著述者別已專行此不過采錄數篇而已未錄閨秀十餘人元爲七十三代門婿亡室舊經樓詩亦得采焉以是爲幸道光十八年春纖鞏先生以稿本見示將付梓人屬序其事亦祖庭之掌故也

梁中丞文選旁證序

文選一書總周秦漢魏晉宋齊梁八代之文而存之世間除諸經史記漢書之外即以此書爲重讀此書者必明乎倉雅凡將訓纂許鄭之學而後能及其門奧淵乎浩乎何其盛也夫豈唐宋所謂潮海者能及

乎蕭選之文漢即有注昭明之時注者更多至於隋代乃有江都曹李之學書探萬卷壽逾百年且有公孫羅許淹諸說是以沈博美富學守師傳也唐開元後有六臣之注五臣自欲掩乎李注惟少實事求是之處且多紕謬雜採之譏文選刻板最早初刻必是六臣注本而單李注本幾於失傳宋人刻單李注本似從六臣本提掇而出是以五臣之名尚有刪除未盡之處今世通行單李注板本最初則有宋淳熙尤延之本尤本有兩本一本予所藏以饋隋文選樓者也一本即嘉慶間鄱陽胡果泉中丞據以重刻者也

我
朝諸儒之學難者弗避易者弗從爲此學者已十餘家而遺義尚多可謂難矣閩中梁茝林中丞乃博采唐宋元明以來各家之說計書一千三百餘種旁稽博引考證折衷若有獨見復下己意精心銳力捨易爲難著文選旁證一書四十六卷洸博美富又爲此書之淵海矣余昔得宋本卽欲重刻之且欲彙舉諸本爲校勘記以證晉府汲古之誤繼而胡中丞已刻尤本是以輟作今又讀梁中丞此書刻本得酬夙願卽使元爲校勘記亦必不能如此精博也欣然爲序

與海內共之

謝

賜御筆福字壽字鹿肉摺子

奏爲恭謝

天恩事道光三年正月二十日臣 齎摺差弁回粤欽

蒙

皇上恩賜

御書福字壽字並鹿肉到臣 當即出郊跪迎至署恭

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伏念臣 廿載封圻六旬頹齒常懼涓埃

未效實懸廩祿虛糜非歲入
覲
天顏渥邀
帝賚茲復特叨
恩澤
倍錫春祺已
賜福箋珍隨甲鹿更
加壽帖繪紀雲龍臣敬念福者備也臣何以備宣
聖德於蒼生壽者酬也臣何以酬報
隆施於

丹陛再 臣 犬馬之齒甲子已周氣力不充鬚鬢多白
悚惶無地頓忘蒲柳之先衰平格自
天益凛桑榆之有失惟勤思職業仰荅
國恩推
景福於兩粤東西兆民有慶頌
聖壽於萬年億秭南極無疆所有 臣 感激欣悚下忱
謹繕摺具
奏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祭南海神廟文

惟道光五年三月己亥日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等處地方軍務阮元致祭于

南海神廟曰五嶺之南至于海濱洋洋萬里廼廣廼輪祝融正位實爲

大神惟

神之德順天布仁惟

神之威如雷發春內清外晏無波無塵風和雨節年
豐俗淳戈船估船息浪通津遠服夷國近育粵八元
奉
帝命部伍是巡舟廻海外祀事再親敬將俎豆祈
神福民尚
饗

節性齋銘

周初召誥肇言節性周末孟子互言性命性善之說
秉彝可證命哲命吉初生卽定終命彌性求至各正
邁勉其德品節其行復性說與流爲主靜由莊而釋

見性如鏡考之姬孟實相逕庭君合古訓尚曰居敬

蘇文忠公象贊

象摹內殿蘇齋會見嶺南洺山又逢真面古人精神成書立傳古人衣冠夢中頓晛胡甸切假晛為現較雅注曰生光如影如電

陸宣公從祀廟廡頌

於戲宣公既文且忠未嘗講學實踐在躬以仁輔世以義立功學孟子學異乎禪宗請祀孔廟

帝曰當從

及門吳給事傑奏請從祀奉

旨准行給事寄冊索文因為此頌福謹識

學海堂集序

古者卿大夫士皆有師法周公尚文範之以禮尼山論道順之以孝是故約禮之始必重博文篤行之先尚資明辨詩書垂其義訓傳記述其法語學者誦行畢生莫罄譬之食必菽粟曰不可廢居必棟宇人所共知奚更立言以歧古教哉若夫載籍極博束閣不觀非學也多文殊體輟筆不習非學也次困之士廑黽勉於科名語上之儒詎愚蔽其耳目卒曰乏才豈其然歟嶺南學術首開兩漢著作始於孝元治經肇於黃萱古冊雖失佚文尚存經學之興已在二千載

上矣有唐曲江誠明忠正求之後代孰能逮之蹟其
初學乃多詞賦耳文辭亦聖致也曷可忽諸
大清文治由朔暨南明都著於因民離曜增於往代
余本經生來總百粵政事之暇樂觀士業曩者撫浙
海氛未銷日督戈船猶開黌舍矧茲清晏何獨闕然
粵秀山峙廣州城北越王臺故址也山半石巖古木
蔭翳綠榕紅棉交柯接葉闢萊數丈學海堂啟焉珠
江獅海雲濤飛汎於其前三城萬井烟霞開闔於其
下茂林暑昃先來天際之涼高欄夕風已生海上之
月六藝於此發其秀輝百賓所集避其神采洵文苑

之麗區儒林之古境也昔者何邵公學無不通進退忠直聿有學海之譽與康成並驅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於海乃見圭名多士或習經傳尋疏義於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於倉雅或析道理守晦菴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甯之家法或且規矩漢晉孰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雖性之所近業有殊工而力有可兼事亦竝擅若廼志在爲山虧於不至之譏情止盈科未達進放之本此受蒙於淺隘而已烏覩百川之滙南溟哉道光四年新堂既成初集斯勒四載以來有筆有文凡十五課潛修實踐之士聰穎博雅

之材著書至於仰屋豈爲窮愁論文期於賤壁是在不朽及斯堂也升高者賦其所能觀瀾者得其爲術息焉游焉不亦傳之久而行之遠歟

謝

御賜福字壽字并奶餅乾果摺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　齎摺差弁回滇捧到

御書福字壽字并奶餅乾果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祗領伏念臣　散等樗材弱愧蒲質値此亥書

之歲仰邀
申命之麻
寶璽濃揮帶
九天之露氣春祺普洽生一路之星輝共瞻合璧以
成文恰在五雲之多處竊惟南郊樂土地以福名濵
境山居人多壽耆倘
恩來之自北益物與之皆春而且珍果連函瓊酥疊
餅自是
澤周外漠醍醐渥挏馬之香即看
功定西疆杕杜及櫻桃之薦臣惟有勤思受

祜切戒素餐美意延年冀上承天
天壽歷民敷錫勉安鎭於坤維所有臣榮感下忱理
合恭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謝

賜紫禁城騎馬摺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壓事道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雲貴總督阮元著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欽此
竊臣職效南車材同下駟封圻洊歷愧馬齒之徒增
節鎮久膺撫駒光而自惕遭逢
聖治慶澄清於攬轡之前感激
皇仁勉夔鑠於據鞍之日兹屆覲
光而述職廼蒙
錫馬以趨
朝
垂慈步履之微勞榮傳

紫禁

曲念筋骸之漸老

寵昇丹綸

恩重戴天感增行地伏念臣南滇歸極駪征懷靡及之心

北闕瞻雲騆伎仰

丕成之烈花門雪盡蒲桃與天馬同來

玉殿春回敎核及小輿并載從此駘銜日警盈矢馳驅即令䇿力時勤更蒙策馭半九十里愼行路晚節之難敝三百篇守思馬無邪之訓所有臣感激下忱

理合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謝

賜回疆方畧摺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　齊摺差弁回滇捧到

頒賞

欽定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畧全函臣　當即恭設香

棻望
闕叩頭祇領欽惟我
皇上駿業光昭
鴻功耆定
纘承
謨烈
軒弧炳象於遐陬綏靖垓埏
姬籙垂型於萬祺蠡茲張格爾貳負餘俘陸梁荒徼
皇上鈞樞默運

神策親裁迅埽妖氛生擒渠惡允宜彙編
訓誥纂輯
典謨五七言首列
宸篇八十卷全羅
偉伐啟
丹闈以獻鍼銘
紫閣而酬肅璧水告成鐵山紀績其間
開十條而授署總八校以
掄材
知幾其神罪人斯得莫不開卷而仰窺

祕畫披函而難測
神謨
紹
璿圖而歲紀庚寅功符準部頒瑶策而籤標甲乙
恩逮邊疆臣忝任封圻遠叨
宣賜仰聲靈於
九伐軍志詳臚欽
宵旰之
聖心
宸猷式煥從兹映赤虹於東壁玉府增輝歌朱鷺於

西陲金城永鞏揄揚莫罄鼓舞難名所有臣 欽感下
忱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謝
授協辦大學士摺
奏爲恭摺奏謝
天恩並請
旨赴京叩謝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道光十二年九月十七日接准吏部

咨開奉

上諭阮元著協辦大學士仍留雲貴總督之任欽此

臣跪捧

恩綸伏地叩頭感悚莫可名狀伏念臣秉質至愚受

恩極渥感深愧積疊蒙

高厚之施任重材輇未有涓埃之效道光八年十二

月展覲進京稍抒戀慕仰沐

恩施稠疊爲臣所弗克負荷之

恩備蒙

訓誨周詳皆臣所極當服膺之
訓撫衷增惕循分難安茲復仰荷
鴻慈欽承
特簡尤
寵光之逾格非夢想所敢期自顧何修遽附參知之
列忝叨非分彌思節使之難聞
命之下懽歉交深感激涕零不能自已臣近年筋力
尚可勉持惟心力所攝漸形不足祇有懇求
俞旨准臣趨詣
闕廷叩覲

天顏慶申謝悃跪聆
恩訓益有遵循如蒙
諭允俟奉到
批摺後將應辦各事宜與撫臣伊里布次第商定循
例於起身時雲貴總督印務交撫臣伊里布
署理臣無任瞻依待
命之至所有感戀下忱謹先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十二年九月十九

謝

賜七十壽椙

奏爲恭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一日

陛見抵京泥首

宮門叩覲

天顏虔申謝悃由軍機大臣傳知欽奉

恩諭以本年臣七十生辰

特加賞賚當由軍機處頒到

御書亮功錫祜匾額一面
御書福壽字各一方佛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蜜
蠟朝珠一盤陳設十件緙絲蟒袍一件大卷江綢四
匹小卷江綢八件臣謹叩頭謝
恩祗領伏念臣材同樗散質本匑微蒙我
皇上高厚殊施渥邀
恩眷未有涓埃之效屢加非分之榮忝任封圻方懼
難勝棨節躋蹡掞席更慚協贊
綸扉茲因馬齒加增復荷
鴻慈脊注榮膺

懋賞
寵錫奎章亮功賫雲日之章
恩輝露湛錫祜篤臣民之祉
宸翰春生溥壬林而
壽寓同登綏戩穀而
福疇並衍禮莊嚴之法相式溫潤之瓊枝貫珠懷記
事之勤藻繡思章身之稱十賚燦陳於彝鼎千絲輝
映乎元纁凡茲
寵錫駢蕃洵屬非常遭際心銘
温諭非夢想所敢期頂戴

深恩矢靖共而勿替
異數出於
天錫七十稔沐
幬載之恩
殊榮被及鼂臣
萬億齡上
升恆之頌所有臣感激榮幸下忱謹恭摺
奏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謝

授大學士摺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於道光十五年三月初三日接准吏部咨

開奉

上諭阮元著補授大學士管理刑部事務伊里布現在啟程來京陛見阮元俟伊里布回任後再行來京供職等因欽此臣卽恭設香案敬捧

綸章望

闕謝

恩伏地九叩感悚交切莫可名言伏念臣江北庸材

維揚下士叨居館職洊陞卿貳之班繼領封疆復荷

連圻之任

國恩重受備霑

天地雨露之優

聖澤未酬實無尺寸涓埃之效已忝參知之秩留司

外鎮於邊陲茲膺

簡用之仁晉授平章於綸閣臣既愧素無才識未能

仰贊

昇平復將懼此衰愚何以勉承
策馭且以持衡邦瀛綜理秋官闢比甚緊折中須愼
愈覺撫衷而增惕皆非夢寐所敢期惟有奮勵精神
攝持心力倍加謹愼冀無負逾格之
寵光矢竭朽鏞庶常沐
垂慈之
恩眷臣遵俟新督臣伊里布回任後即行交卸起程
趨赴
闕廷跪請
聖安虔申謝悃敬聆

訓示所有感激下忱謹先繕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十五年三月初五

教習庶吉士謝摺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初六日奉

硃筆著阮元穆彰阿教習庶吉士欽此竊惟桂林獻

瑞芸館儲英讌藹吉人見此時之多士雝雝鳴鳳期

他日之良臣宜加繩尺於長材俾琢圭璋於完璞臣

學荒舊業罔竭頹齡重荷
聖恩
命司教習楝𢡟丹墀榮耀木天身到瀛洲實書森於
玉署選成文賦鬱雲起乎翰林辭貴立誠非徒摛藻
士先尚志豈獨雕龍我
皇上聖學淵深
天章炳曜取士已極其慎重
披文尤致其精詳臣疊荷
恩施屢司衡鑒知
倘拔眞讀書之士庶蹬習爲有用之材敢不竭力有

成虛衷共濟奉

聖人之教以為教咸求玉琢金相程學士之文以為

文各勵春華秋實所有臣感激下忱謹繕摺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紙須

自今遡古所由千載如見者書耳書以紙為

之忠孝勇節之人或不知文字而其人傳紙

傳之也學儒才士則能自傳之且代人傳之

百年千年積之於紙之中後人之欲知古者
窺而得之如見古人古人亦得以與後人見
雖詩集小說亦若親其言貌覩其神情然則
自漢以來惟賴此紙相引勿替矣愚夫愚婦
祇在世食粟數十年耳不知書也鉅工大商
祇在世求贏數十年耳亦不知書也仙佛尙
空虛然其言其名亦賴紙也故吾曰紙爲貴
乃頌之

赫蹏以後乃有蔡倫與竹黍遠與帛疊鄰二千餘季
製腊日新刻木印字其用更神若無此物罕見古人

若無此物世多愚民筆墨相寄爲世奇珍